

哈爾濱志

关成和著

哈 尔 滨 考

关 成 和 著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封面设计 邹路

哈尔滨考

关成和 著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

字数 8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875

1985年4月哈尔滨第1版 1985年哈尔滨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1.50 元

目 录

引言	(1)
一、阿勒锦村的出史环境	(7)
二、阿勒锦村的方位	(14)
(一) 位置	(14)
1. 文献线索	(15)
2. 踏查所见	(24)
(二) 四邻	(28)
1. 文献引述	(31)
2. 考古发现	(42)
三、地名与族属	(56)
(一) 三江流域通古斯语族 地名的分布	(57)
(二) 表意的地名	(69)
四、阿勒锦一词的变音与借鉴	(74)
(一) 文献征引	(76)

引 言

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被征服或准备征服的国家和民族，无一不把颠倒对方的历史做为谋求或巩固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他们惯用的手法是通过篡改、伪造与欺骗宣传，以期被奴役者经过几代人以后能在忘却或无知于祖国、民族、习俗和历史传统时，安于束手就缚，听任驱使。历史上，俄国在西伯利亚是这样做的，日本在台湾也是这样做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们首先在我东北地区拼死争夺，竞相亡我，胃口越来越大。

《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使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千百个城乡的历史横遭阉割。《中俄密约》，又为俄国预谋中的领土——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大连纵横 2,668 公里铁路沿

线的多数城镇历史涂抹了一层迷离的色彩。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后，俄国陆军总司令柯鲁鲍特金将军在所著《中俄问题》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侵华《奏折》中都曾扬言：长城以北，亘古不是中国的领土。

俄、日政府在竞相变我东北地区为第二个布哈拉或第二个台湾的斗争中，既勾结又争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从中俄密约到日本投降，我北方领土在东西两霸先后肆意践踏的半个世纪内，地区的疆域史、沿革史、民族史以及城乡史都遭到了粗暴的篡改。

因此，地方史中很多至今依然人云亦云或习以为常的说法，未必都是正确的。历史上关于哈尔滨的地名、城史与方志的讹传和误释，就是突出的一例。

哈尔滨，曾有俄语“大坟墓”、蒙语“平地”、满语“晒网场”等解释，尤以后者流传既久且广。

其实，这些说法一经核证，原来都是臆造的。哈尔滨这个语音，既不是俄语、蒙语和满语，也没有得自其中某一族语的历史依据。

各种谬传的共同点，都是以对俄、日帝国主义有利的时间为度，完全抹杀哈尔滨的古代史，并为此目的竭力为东省铁路修建前的哈尔滨，臆绘出一幅景象极度荒漠的图画。

就中，俄语“大坟墓”说则是最荒诞的一例，伴之而来的便是尼古拉二世的走卒希尔廓夫工程师变成了哈尔滨的“开山鼻祖”，这真是恶人恶语恶作剧，可卑已极。

俄语表示“坟墓”的单词有多种，民间通用“могила”或“кладбище”，农村多用“Погост”或“Склеп”。东正教徒习惯用“часовня”，这个词的原意本是指教堂里的“祈祷所”，由于它通常是设在“义地”里，故而又多了一层表示“公墓”的意思。它同表示家族合葬的大坟墓“Гробница”，有时可以兼用。皇室、大公的墓称陵，读作“Усыпальница”或“Мавзолей”。圣经里多处出现过“坟墓”的单词，如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说：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雅可的母亲马利亚，在七日的早晨发现耶稣从“坟墓”里不翼而飞，吓得他们“从坟墓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这短短一段经文两次提到的“坟墓”，据已故的前东正教会哈尔滨教区教务委员会主席王玉林大司祭说，在帝俄时代印制的古斯拉夫文圣经里用的都是“гробъ”（棺材），这个单词的发音和含义，均近似现代俄语的“Гроб”。此外，俄国出版的所有辞典，也不见有“Харбин”的单词。而且，这个单词苏联人和俄国人，同样都感到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旅哈的苏联人，每读“Харбин”，重音必放在“а”字上，发“哈”字的去声音，当地的俄国遗民，则

把重音放在“n”字上，发“滨”字的去声音。重音在同一单词上的移位，为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俄罗斯人在对话上造成的困难，以及基于彼此心理上潜在的隔阂引起的种种回忆，都在严酷地证实“哈尔滨”这个语词，原来就是俄语中道地的外来语。不过，俄语的“坟墓”尽管与“哈尔滨”无关，但用它来标注沙皇俄国罪恶的远东政策，却是一个恰如其分而又颇具讽刺的单词。

蒙语“平地”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离间汉、满、蒙民族关系，于伪满中期杜撰的，在蒙语中尚未发现有这种语音的词汇。蒙语称“地”为“gajiela”，“平地”为“tegexigajiela”，常用语为“gali”。无论岭南、岭北或河套地区的蒙古人，从来都没有把“平地”这个单词说成“哈尔滨”的先例。

同样，满语“晒网场”说也是虚构的。按地名，不见于《钦定清汉对音字式》；按语言，据世居黑龙江流域仍操本族语言的满人称，满语词汇里根本没有“哈尔滨”这个语音，其含义更为族人所不解。此说编造者名殷肇赢，系外埠报人，同哈尔滨东陲商报馆总经理尹捷卿过从甚密，他于二十年代初期应邀重订《哈尔滨指南》时，顺抛于世。

当时，东北政局前途未卜，部分地方军阀、官僚集团为了依恃日本抵制第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利用人民仇恨俄国侵略的心理，煽动反苏、反

共情绪。同时，日本也在乘势取代俄国，正向东北和哈尔滨大力渗透。作者臆造并于这时抛出“晒网场”之说，虽然看得出是对俄国殖民主义的回敬，但却中了日本在东北鼓吹以满族为中心的狭隘民族主义的下怀。这也就是为什么殷说一出便得到日本人的青睐，及至凑成傀儡政权更被一再宣扬，风传夺误，几致以假乱真的原因。

这样一来，关于哈尔滨地名的释义，实际上已经超出了释义本身的范围，成为究竟哈尔滨有无自己悠久历史传统的原则性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俄国人果真是这块中国土地的“开山鼻祖”吗？东省铁路修建前，这里果真是自古无人的荒原吗？哈尔滨人果真得认敌为友，俯首铭恩吗？

历史的真正答案，是否定的。

近年，笔者曾多次赴呼伦贝尔草原和大青山下满、蒙、达、鄂、赫族地区，调查哈尔滨这一地名的语源、族属、词义、译音演变和它在历史上可能与上述族语的语音联系。

经反复核查，证实汉译北方现代各族语中带有a、l、g音素地名的方法，同古文献的译律基本相符。现在完全可以确认，哈尔滨这个地名本是宋代女真语“阿勒锦”一词的音转。

女真，为满族的先族，统称于宋、元、明三代。

满族之称，自清太宗皇太极时始正式改定。阿勒锦村一名，初出《金史》，故，只可称其为女真语，而不能称之为满语。

阿勒锦，是哈尔滨在形成村落以后最早的命名，仅以名出典籍的时间为准，到今年的一月份，也已经有一百八十八年的历史了。

人们的习惯势力，常是别有用心者借以伪造历史的社会心理条件，而且一旦以讹传讹，在这种条件下变成了社会性的倾向，正本清源的工作也就总是比制造谬论要难得多。

本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恢复哈尔滨历史的本来面目。鉴于过去俄、日帝国主义者抛撒的谬种早已播植于中、外，所以不得不采用带有较大难度的由表及里的考据方法进行必要的论证。

一、阿勒锦村的出史环境

其目大约在公元十三世纪三十年代，据《金史》载：原属唐黑水靺鞨族奚蒂部，以完颜绥可为首，从仆斡水西徙，抵达海古水。

海古水，一作海古勒水，在今哈尔滨市与阿城县交界附近的县境内。有二支，现称大、小海沟河，于下游汇阿什河入松花江。当地的人们至今仍称海沟河一带为“东海”。附近有杏山，据一目击者说，峰顶处偶尔尚可拾得当年女真人遗留的残朽船板。仆斡水，一作布尔噶，据《东三省舆地图说》考称，今牡丹江即是古仆斡国的故地。

绥可等人的西徙路线，不外两条路：一是水路，沿松花江逆航，经哈尔滨进入阿什河；一是陆行，过蚂蚁河、蜚克图河踏上哈尔滨与阿城接壤的环水平原。

徙入者，最初集中于阿什河的下流两岸，即阿城东北部的川地和哈尔滨东南部的河域，因而以河取名为按出虎水完颜部。立国后又称宗室完颜部，以别于同部的其他各支族。不过，契丹人从政治上仍然把他们跟黑龙江两岸的同族划为一个部族单位，统称为生女真。

当时，辽国从地理上和政治上，把整个女真族划分为三个部分。据《北风扬沙录》说：“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豪左数千家迁之辽阳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款。自咸州之东北分界入山后，至于束沫江中间所居之女真，隶契丹咸州兵马司，与其国往来无禁，谓之回霸。合苏款者熟女真也，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束沫江之北宁江之东北，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无大君长，亦无国名，散居山谷间，自推豪侠为首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则谓之生女真。”

熟女真聚居于辽阳以南，又称系辽或系籍女真。回霸女真以回霸川（辉发江）得名，经咸州布散至第二松花江以南。哈尔滨及其以北为生女真，在辽国统治期间，以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核心，始终坚持不系辽籍。

辽初女真人，据元人姚燧的《牧菴集·布邑君神道碑》称，是“各以居地为姓”的。《三朝北盟会编》（卷

三)就同一时期女真人的姓氏更谓:“至唐末,部落繁盛,共有三十首领,每首领有一姓,通有三十姓。”这两则记载说明,唐辽之交,女真人的姓氏可能是部族群落的代称,在同一姓氏部族的群落里,可能也不全然是单一血统的宗系家族共同体。那时的“三十姓”,是“三十首领”,也就是三十个“部落”的称谓。这种情况,至金立国前后,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金国,章宗时敕定姓氏,得姓九十九。若完颜分计宗室部人,恰足百姓。《牧菴集·布邑君神道碑》列百十二姓。略有出入的这两个数字,对于女真各部族组织一再分化的趋势,都一致表明自唐以后是颇为急剧的。

随同纓可定居或稍后移入按出虎水的姓氏,除完颜氏(汉姓王、颜、陈,下同),还有古里甲氏(汪、吴、关),纓石烈氏(高、卢),吾古论氏(商、乌、刘、李),徒单氏(董、术),纳兰氏(唐、高),兀林答氏(蔡)以及唐括氏,乌撒扎氏,陀满氏等。其中,徒单氏、唐括氏、纳兰氏(又作挈懒、纳拉)、纓石烈氏、兀林答氏、吾古论氏及蒲察氏,是同宗室完颜氏世代结亲的种姓。诸部长之家,据《金史·文妃李氏传》称,均同宗室“世为婚姻,娶后尚主”。另就民族而言,在海陵迁都前落居阿什河两岸的,除女真人,也有少数汉人、契丹人和高丽人,他们多为妃、后与臣、仆,长年幽居于宫廷。

完颜氏，大部分布散于松花江与牡丹江的中下游，分十二部。就中，按出虎水完颜氏这一族支，徙居按出虎水并进而建成本民族未来的宗室族系，始自绥可，成于阿骨打。

《金史》称函普为宗室完颜氏的始祖，次为乌鲁，跋海，至第四世即金献祖绥可，始率部西徙，于是他便成为宗室世系中设治于哈尔滨及阿城的生女真人第一任酋长。

金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以前，女真人尚无文字，无书契，故绥可徙抵哈尔滨的具体时间，亦不为史籍所确载。不过，尽可能觅求一个接近准确的时间，为这一重大事件勾画出个近似的眉目，对于哈尔滨地方史的研究说来，确是很有必要的。

姑按正常情况，一代以三十年计，据《金史》所载景祖乌古迺的生辰（辽太平三年，北宋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逆算，孙祖三代间隔九十年，是为绥可乘壮年徙哈的时间，正值后唐明宗长兴二年，辽太宗天显元年，公元931年，也就是辽灭渤海后的第六年。

时，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弃东丹国王位，私奔后唐，云中战事未了，兵伐党项在即，惟哈尔滨北部女真人在同辽国的交往中，还没有出现任何值得忧虑的迹象，能够引起辽帝耶律德光的专注。

931年，辽国内部的这种政治形势对于北部女真

人来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确实是一个向南迁徙或集聚力量的有利条件。

《金史》载：绥可一行从仆鞑水向哈尔滨进发，途中行止自主，择地自由，从未遇到可能来自东丹国或五国部契丹人的阻截，他们几乎是进入了一个完全不设防的地带。史实证明，绥可等人的确没有错过这个可乘的时机。

如果上述推断不致大谬，则 931 年绥可等徙入海古水后，实际占地已深进哈尔滨的东南部地区。

《金史》称：魏晋以来，“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生女真人自绥可等定居于“按出虎水之侧”，始耕垦、树艺、筑室。于是，依兰以北、汤旺河两岸的“野居女真人”，均为其首破旧俗所惊慕，因“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又作额纳格尔，为“有居室”的意思。

哈尔滨，从绥可徙入至阿骨打立国的一百八十余年间，历经宗室完颜氏五世八届酋长的辖治。这期间，以宗室完颜氏为首统一了北方各部族，做好了推翻辽国统治的战争准备。

金太祖阿骨打生于辽咸雍四年(1068年)，及长，《金史》称赞他有民族气节，是同辽国打交道的能手，对他在沙场上表现出的勇敢精神更是颂扬备至。如写

他围攻宿敌富谋罕的城堡时，同书卷二“本纪第二”便说：“太祖年二十三，披短甲，兔胄，不介马，行围号令诸军。”活现了一个真正勇士的形象。这时，哈尔滨的当任酋长为肃宗颇刺淑，即阿骨打的四叔。

辽大安十年(1094年)，颇刺淑卒，阿骨打的五叔盈歌(穆宗)立。

《金史·世纪·穆宗》记：“三年丙子，唐括部跋葛孛堇(部长)与温都部人跋忒有旧，跋葛以事往，跋忒杀跋葛，使太祖率师伐跋忒，跋忒亡去。”

阿骨打受命，《金史·本纪·太祖》复记：“遂行，是岁大雪，寒甚。与乌古论部兵沿土温水过末邻乡，追及跋忒于阿斯温山北冻之间。”

阿斯温山，又作额斯浑山、佛思亨山，位于徒笼古水(今都鲁河)的上源，即现萝北县的克里维哈山。北冻，在山之东南百余里，即今之裴尔法泊。其间沼泽绵延，又值雪漫冰封，跋忒逃窜未逞，终被阿骨打击毙。“军还，穆宗亲迓太祖于阿勒锦村(靛建)”。

阿勒锦村，是哈尔滨首次载入史册的古称，也是哈尔滨其名所据以汉译的原音。名存《金史·本纪第二》，事出“三年丙子”。

按“三年丙子”，是从盈歌袭节度使的辽大安十年起算的。二年乙亥，辽道宗改元“寿隆”，三年丙子即辽寿隆二年，北宋哲宗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